



主编/曲金良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第一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青岛海洋大学 编

Edited by *Ocean University of Qingdao*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Maritime Culture Studies in China

第一卷 Vol. 1

编委会主任

Chairman of Editorial Committee

管华诗

Guan Huashi

编委会成员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于宜法 吴德星 杨自俭 陈兰花

Yu Yifa Wu Dexing Yang Zijian Chen Lanhua

李 扬 孟 华

Li Yang Meng Hua

主 编

Editor - in - Chief

曲金良

Qu Jinliang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曲金良主编 .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7
ISBN 7 - 5039 - 1892 - 6

I . 中… II . 曲… III . 海洋 - 文化 - 专题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 G1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588 号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

曲全良 主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314 000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39 - 1892 - 6/G · 297

定价: 25.80 元

目 录

卷首语 管华诗 (1)

理论探讨

关于海洋文化学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曲金良	(3)
关于建立中国海洋文化学的探索	丁希凌	(15)
关于建立中国海洋文化学的思考	林炳熙 姜永兴	(18)
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	邓红风	(22)
关于海洋民俗文化的几点认识	曲鸿亮	(28)

史实考论

海洋底下的人类文明	刘德增	(32)
——关于人类“前文明”的探索		
亲代文明中河文明与海文明的生存环境差异及其影响	赵春利	(44)
海洋文化与欧洲文明的兴起	郑敬高	(48)
中国古人在认识海洋上的贡献	刘安国	(54)
蓬莱仙话及其文化意蕴	张树国 梁爱东	(63)
古代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的海上交流	宋 晓	(70)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及其海洋发展方略的特点	郑一钧	(74)
泉州——妈祖信仰传播的发祥地	黄炳元	(80)
天妃信仰的起源、属性、传播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黄 静	(84)
胶州湾港口与元明时期的胶莱漕运业	张淑臻 林玉海	(89)
《广东新语》中的海洋世界	方 英	(93)
“地理大发现”与16世纪港城安特卫普的兴衰	王 喆	(98)
“红毛番”：一个增值的象形文本	彭兆荣	(101)
——近代“海外来人”形象在中国		
澳门与海洋文化	魏美昌	(107)
天津民间妈祖信仰辨异	王利文	(112)

文本解读

汉语“洋”字略说	王 颖	(115)
英语谚语里的海洋文化	李 玲	(117)
西方海洋文学中的海洋精神	罗贻荣	(120)
写实主义海洋文学的奠基之作：《鲁滨逊漂流记》	张德玉	(126)
麦尔维尔的大海情结及其《白鲸》	曾艳兵	(132)

民间采风

从元神岗的名称说到元神崇拜	刘长青	(138)
海洲地区灵石崇拜与镇海民俗	高 伟	(143)
荣成的渔家习俗	吴德永 栾才法	(146)
荣成渔民的谷雨节仪式及其演变	张政利 吴高军	(153)
谈谈周戈庄“祭海”风俗	姜 锋	(156)
浅谈渔民生活风俗	陈洁帆	(158)
渔家号子的艺术特色与功能	李丽虹	(163)

现代应用

海洋世纪与“海上山东”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于宜法 左军成	(169)
信息时代的海洋文化传播	李 扬	(174)
试谈海洋饮食文化的特点	孟 华	(179)
海洋文化与青岛海洋发展战略	老 金	(185)
青岛天后宫的变迁与青岛民俗博物馆的创建	杨乃琛	(188)
海洋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崇武旅游经济的发展	苏彦铭	(191)
滨海旅游业及其文化内涵浅谈	盛 红	(194)

域外集贝

绚丽多彩的海洋文化 ——简评《岛国——澳大利亚人和海洋史》	王珏纯	(197)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稿约	编委会	(199)

CONTENTS

Foreword Guan Huashi (1)

THEORETICAL APPROACH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on the Studies of Maritime Culture	Qu Jinliang (3)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itime Culturology	Ding Xiling (15)
O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Studies of Maritime Culture	
..... Lin Bingxi Jiang Yongxing (18)	
Maritim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Deng Hongfeng (22)
A Few Viewpoints on Maritime Folk Culture	Qu Hongliang (28)

HISTORY AND FACTS

Human Civilization under the Ocean	Liu Dezeng (32)
—Exploration on the “Pre –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Surroundings between Rivers and Oceans in the	
Civilization of Parental Genera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s	Zhao Chunli (44)
Ocean and the Rising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Zheng Jinggao (48)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Ocean in Ancient China	Liu Anguo (54)
The Penglai Myths and their Cultural Implications	Zhang Shuguo Liang Aidong (63)
Maritime Communication among Shandong Peninsula,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Song Xiao (70)
The Maritime Strate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Zheng He’s Voyages	Zheng Yijun (74)
Quanzhou: the Birthplace of the Mazu Belief	Huang Bingyuan (80)
The Origin, Nature, Sprea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etting of	
the Tianfei Belief	Huang Jing (84)
Jiaozhou Port and the Water Transport of Grain between Jiaozhou and	
Laizhouduring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Shuzhen Lin Yuhai (89)
The Maritime World in <i>New Topics of Guangdong</i>	Fang Ying (93)
“The Great Geographic Discovery ”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rt City Antwerpduring the 16th Century	Wang Pei (98)
“Red – Haired Alien”: A Value – added Version of Pictographs	Peng Zhaorong (101)
—The Image of “Alien from abroad” in Modern China	

Macao and its Maritime Culture	Wei Meichang (107)
Distinguishing the Mazu Belief in Tianjin	Wang Liwen (112)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bout the Chinese Character “Yang” (<i>Ocean</i>)	Wang Ying (115)
The Maritime Culture in English Proverbs	Li Ling (117)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s in Western Maritime Literature	Luo Yirong (120)
The Foundation Novel of Realistic Maritime Literature: <i>Robinson Crusoe</i>	Zhang Deyu (126)
Herman Melville’s Passion for the Ocean and His Novel <i>The Whale</i>	Zeng Yanbin (132)

FIELDWORK

Yuan God: From the Name to the Worship	Liu Changqing (138)
Stone Worship and Sea – controlling Customs in Haizhou Area	Gao Wei (143)
Fishermen’s Customs in Rongcheng	Wu Deyong Luan Caifa (146)
Investigations of the Grain Rain Festival in Rongcheng	Zhang Zhengli Wu Gaojun (153)
On the Customs of Sacrificing to the Sea in Zhouge Village	Jiang Feng (156)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Life Customs of Fishermen	Chen Jiefan (158)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Fishers’ Working – Songs	Li Lihong (163)

MODERN APPLICATION

“The Ocean Centu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Shandong	Yu Yifa Zuo Juncheng (169)
Maritime Culture: Spread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i Yang (174)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afood Culture	Meng Hua (179)
Maritime Culture and Qingdao’s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ward the Sea	Lao Jin (185)
The History of the Mazu Temple and Folklore Museum of Qingdao	Yang Naichen (188)
An Exploration of Maritime Folklore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dustry in Chongwu	Su Yanming (191)
On the Tourist Industry of Seaside Cities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Sheng Hong (194)

BOOK REVIEWS

The Colorful Maritime Culture: <i>Island Nation : A History of Australians and the Sea</i>	Wang Juechun (197)
A Notice to Contributors	Editorial Board (199)

(Translated by Wang Juechun)

卷首语

管华诗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占地球面积的 70%，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海洋，我们人类的诞生也缘于海洋，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海洋，海洋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也同样创造了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的具有东方文明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它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和国际社会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越来越重视，传统的海洋文化和新生的海洋文化，必然会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面向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海洋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海洋文化研究所”，并创办了全国惟一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年刊，目的是繁荣海洋文化学术研究，培养海洋文化研究人才，这无疑在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96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 24 届世界海洋和平大会上，李瑞环同志代表我国政府在讲话中指出：“21 世纪将是海洋事业大发展的世纪”，“人类社会的进步将越来越寄希望于海洋”，“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国际社会正在大举向海洋进军，我国也同样正在大力发展海洋事业，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发展海洋事业作过重要指示，全国上下，尤其是占我国一半左右的沿海省市自治区都在积极行动。

发展海洋事业离不开研究海洋文化。涉及海洋的许多问题，单靠海洋科学技术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来解决，这就是海洋文化研究要解决的问题。青岛海洋大学作为我国 13 所国家重点综合大学中惟一的一所以海洋水产学科为特色的大学，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已经在海洋自然科学、海洋工程技术科学方面形成了显著的优势，现在学校已经有 3 位院士，5 个博士后流动站，10 多个博士点，30 多个硕士点。但无庸讳言，文科方面我们发展较晚，力量还比较薄弱，目前学校已经决定在政策上向文科倾斜，加大文科发展的力度和强度。我们学校文科的发展，应该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形成我校文科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面向海洋、面向 21 世纪中国和国际海洋事业的发展，着重培育和发展我们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海洋经济，海洋法学，还要研究海洋文化，组建我校文科的“蓝色”学科群，要在海洋文化研究上加大投入，在海洋文化学科发展上予以重点支持，以此力争在不久的将来，使之成为我校文科的一个拳头“产品”，甚至是“名牌产品”。我们成立海洋文化研究所，创办《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年刊，使之成为我国创建海洋文化学、繁荣海洋文化研究的一个学术阵地，就是我校在“蓝色”理工学科已占国内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和强化我校“蓝色”文科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

《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创刊于青岛，出版在北京，乃得其所也。海洋大学在青岛，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中国水产研究院黄海研究所、原国家地矿部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海军博物馆、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技术学院、远洋船员学院等众多的国家涉海部门和机构都在青岛。青岛是我国有名的海洋科技城，同时也应该说是我国有名的海洋文化城：青岛已被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岛的历史文化，在许多层面和意义上来说，就是海洋文化——从历史上看，青岛及其所在的山东半岛，是东夷海洋文明的故乡，春秋“海王之国”齐国的要地；琅琊（今属青岛）曾是见诸史载的最早的海港，海上强国越国曾在此建都；这里的海域作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区，是“蓬莱仙境”的所在，曾是秦皇汉武东来巡海的屡经之处，是徐福东渡、箕子去国、殷人东渡的始点和连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繁荣之地；登州港、莱州港、密州港（今属青岛）是古代全国尤其是北方的主要对外海上交通枢纽；这里还是我国历代海上反侵略的战场，也是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地区之一，为我们今天对外开放、主动吸引“海外来人”提供了中外文化融会的基础。如今，青岛作为我国著名的海滨大城市，有历史悠久、国际著名的大型天然良港和连接五洲四海的立体口岸，有占山东省龙头地位和全国重要位置的海洋产业和海上贸易，加上如上所说如此众多的国家涉海部门和机构集中在青岛，青岛无疑已成为我国海洋事业、海洋文化的重心。因此，由青岛海洋大学创办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年刊，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辐射力，对我国的海洋事业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大家支持她。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岛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关于海洋文化学基本理论 的几个问题

曲金良

一、关于海洋文化的本质及其概涵

“海洋文化”这一名词和概念，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更不是我们某个人的发明，而是现代汉语里和中外近现代学术界常用的词汇和概念；但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上升到学科意识，并且使之受到了重视，却是近几年来的事。

之所以这样说，也并不是近几年之前就没有海洋文化研究。其实，关于海洋文化方方面面的研究和阐述，自古就有，中外都有，随手翻检出大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段话作为一例：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定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工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①

也许是中文本译者的文笔太好的缘故，我们读这样的文字，简直就像在读主题是关于大海与人类的一首好诗。但无论黑格尔的原话原文的文笔如何，原义如此，自无问题。至于中外古人们关于海洋自然现象的探讨，关于海洋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自古至今，自然多得很，枚不胜数。以我国早已和正在开展的有关研究而言，比如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交通研究，徐福东渡研究，郑和下西洋研究，海岛渔俗研究，青岛文化研究，泉州文化研究，潮汕文化研究，闽粤文化研究，海外移民研究，妈祖海神研究，海港海关研究，船史研究等等，这不都是有关海洋文化的研究么？外国的有关研究机构，诸如 The Institute for Maritime History，还有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Expanding History Studies，没有海洋，哪里会有欧洲的扩张？“欧洲扩张史”，其义可知。还有刊物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等等，很有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了十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研究项目，1987 年刚刚在泉州结束，成绩斐然。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海洋文化，古今中外研究不少，成果众多，只是都还没有把“海洋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没有“海洋文化”这个学科，所有的有关研究只

能是单方面的,孤立的,或是在别的学科视角下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把“海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把所有的有关海洋文化的思想和现象纳入“海洋文化”这个整体的框架之中来研究。这样,无疑就妨碍了对自古至今影响了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的海洋和由此而生成的人类海洋文化从本体上的整体认知和应有的整体意识,由此也会妨碍我们在进入20世纪尾声的今天和走向21世纪未来的世纪之交,对我们脚下和面前的占地球面积70%的海洋进行可持续性大开发、大利用的观念、意识和方向,在此情况下谈发展海洋知识经济,问题会显而易见。“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几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的共识;然而“海洋世纪”并非单靠海洋科学家、海洋技术专家、海洋工程专家和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经济就能解决了、解决好的事情,否则它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会走向歧途。“海洋文化”整体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本质的认知把握,“海洋文化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树和研究,理应基于这个前提。

1995、1996、1997年,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连续三年举办了海洋文化笔会和研讨会,出版了“岭南春秋”系列丛书之《海洋文化论集》;青岛海洋大学于1996年提出研究海洋文化,建立海洋文化学科,学校以红头文件将之列入1997年工作要点,1997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的海洋文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海洋文化研究所,同年《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列出了“海洋文化研究”专栏,海洋文化研究所组织力量开始了《海洋文化概论》和海洋观教育丛书的编写,现在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海洋文化概论》已经开课,《海洋文化概论》教材和海洋观教育丛书都即将出版,创办的大型年刊《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也即将面世。可以说,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提出和初创性建设,是由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和活跃的广东省的学术团体之一——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青岛海洋大学不谋而合发起的。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一个在我国的海洋大省之一广东,一个在我国的海洋大省之一山东;不谋而合,决非偶然——“海上山东”、“海上广东”……“海上中国”的提出使然,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使然,世界海洋事业的发展使然,21世纪作为海洋世纪的即将到来使然,亦即海洋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到来使然。

什么是“海洋世纪”?“海洋世纪”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层面:其一,它是海洋经济的世纪;其二,它是海洋高科技的世纪;其三,它是建立国际海洋权益新秩序的世纪;其四,它是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可供可持续发展的世纪;其五,它是全民——地球村的全体村民的整体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普遍强化的世纪。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近些年来,人们的“世纪末”感觉和心态日益加重:人类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恶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陆地资源越来越减少、食品生产和供应越来越捉襟见肘……21世纪怎么办?难道人类在21世纪只能束手待毙?人们这才把目光重新投向海洋,有人举臂一呼,便振聋发聩:可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70%多是海洋!那里是一座天然的浩大的可供我们人类利用的无量(尽管有量)宝库啊!我们人类的祖先不是就诞生于海洋、发展于海洋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重返海洋”?是。但归根结底,强化和端正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以法治海,以法治洋,才是21世纪的根本上策。君不见,如今的海洋已大面积地遭受到严重破坏,众多海湾将成“死海”,鱼虾蛤蟹携菌带毒,海面油污狼藉,甚至在不少海区,所有的海洋生物行将灭绝!公海呢?人们惊呼的声浪同样不绝于耳,“尼诺”、“尼娜”兄妹频繁造访,给我们众多的沿海国家和地区、甚至非沿海的国家和地区造成那么多异常!中国内江内河的连年大洪水,中国沿海的越来越常见的风暴潮大灾害,使得人们在歌颂了伟大的抗洪精神、伟大的抗灾精神之后不得不反思回想: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应该怎么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能不能互为朋友,和谐互利,共存共荣?退田还湖!退田还林!退田还海!……退X还Y!说到底,就是退人造

——那些“无知识”的人造，还自然——包括合乎人文精神的自然！21世纪作为海洋世纪，最根本的是个21世纪的意识问题，观念问题，怎样开发利用海洋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否能够制定和执行、尤其是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通过现代科学，通过高新技术，知识经济发展了，但朝哪个方向发展？曾几何时，人类早已发明了原子弹，难道不是有不少人用它来恫吓自己的同类？人类早已发明了火药，难道不是有不少人用来制造枪炮杀伤自己的同类？人类早已发明了化学工业，难道不是有不少人用来有意无意地污染毒害自己的同类？至于海洋经济也不例外，人类早已发明了电捕鱼技术，难道不是有很多人用来竭泽而渔？我们早已发明了潜水舰艇，难道不是有很多人用来偷袭别人？人类早已发明了登山览海的索道，难道不是有很多人把海滨旅游景点的山头挖凿得狼藉不堪？为什么蓝蓝的海洋一次次惨遭污染？为什么有很多海区已无鱼可捕？为什么海洋上的战争一次次爆发？将来呢？将来有了更多更“高级”的海洋高科技产品，同样地，是用来造福于人类，还是作恶于人类？说到底，海洋知识经济的问题，是个文化问题，是个怎样认知和把握、发展海洋文化本质及其蕴涵的问题。海洋世纪的到来，如果缺乏对海洋文化的研究，会比现在更可怕。

既然的确应该把海洋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和研究，这就必然首先面临着需要解决“海洋文化”的学术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海洋文化”的问题。这似乎是每一门学科在创立时甚至创立后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一首位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一门学科似乎就无从谈起，因为它关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由此才可能探讨它是怎么样。看来，我们的海洋文化学科似乎也必然如此。

那么，什么是“海洋文化”？

看似简单，其实非也。翻一翻中外关于什么是“文化”的定义，就不下上百种甚至更多，“海洋文化”的定义自然没有，看来研究者需要给出一个。对此，我们曾比照一般“文化”的定义这样说到：

文化，从广义上讲，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组织机构和生活状态，是人类的知识、智慧、科学、艺术、思想、观念等的结晶和物化形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②

后来看到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辑的“岭南春秋”系列丛书之《海洋文化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有不少文章也探讨到海洋文化的定义，已经众口匪一：

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海洋文化，其实也是地域文化，主要指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别具特色的文化。同时，也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众多华人区的文化。^③

显然，这位论者的眼光和视域过于狭小，即使从“中国海洋文化”的概念去理解，亦大欠恰当。

海洋文化，顾名思义，一是海洋，一是文化，三是海洋与文化结合。……我初步理解，凡是滨海的地域，海陆相交，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通过生产实践、科学试验和内外往来，利用海洋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并逐步综合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④

这里，作者把海洋文化的创造主体限定在了“滨海地域”，是否是一时的疏忽，至少是文字表述上的疏忽？不是。因为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同书）再一次表述道：

我对海洋文化的概念是（原文如此，以下同——引者注）：滨海地域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在沿海地区生活，他们对内交流、对外交往，依傍海洋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孕育、构筑、形成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综而言之，就是海洋文化。^⑤

另有学者论曰：

从广义的文化定义出发，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定义可作如下的表述：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的影响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是海洋文化。^⑥

我猜想，论者的这一定义的原义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表述上出现的问题。问题就出在“受海洋的影响”上。其实岂止是“影响”，“海洋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人类在与海洋发生直接的关系中所生成和创造出的文化。

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欧初先生对此也有举例和评述：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海洋文化涉及面很广，内涵很丰富，科学地界定其概念，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探讨，不可能一次臻于完善。……

海洋文化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疑为“的”——引者）文化现象，是海洋的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产生活、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和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又有一种说法是，“海洋文化是指由海洋构筑、孕育而成，与大陆文化相对而言的文化。……”
.....

应该说，各种说法都有其相应的理由和根据，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有的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概括；有的从全球大文化的分类来说明；有的则是从海洋特殊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文化角度来作出界定，等等，因之，在其理论上都可以说具有开拓性意义。^⑦

还有不少论者对海洋文化也试图作了定义，如“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创造。具体说来，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和风俗与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⑧等等。

这里，我们之所以摘引这么多，旨在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初创学科，大家都处在初步探讨阶段，把诸说尽可能多地摆出来，有裨于大家参考借鉴。

其实，“科学界定其概念，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探讨，不可能一次臻于完善”，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起码“海洋文化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一事实要想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是不可能的，即使想在较长的时期内达成共识也只能是理想主义。实际上，“共识”就在“尚未达成共识”之中，而“尚未达成共识”的状态会长期存在下去，探讨、争论会长期“匪一”下去——我们不必为此担忧和发急发愁，其实这是好事，甚至可以说，只有这样才好，因为海洋文化古今中外历史悠久，丰富多彩，门类众多，且一直作为一种甚至多种历史过程，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不断地创新发展着，人们对它的把握不可能人人一致地一步到位，那么人人一致地全面准确；而且，若强求都那么“一致”，反而会大有陷入僵化死板、从而扼杀了海洋文化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危险：任何学科似乎都是这样，只有在大体有共识而又“无共识”的矛盾统一中求发展、求创新，这门学科才会有生命力。

既然如此，既然把问题看得这么“透”，是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否用不着对海洋文化本质及其概涵亦即海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论争了？非也。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其认识、把握的程度和认识、把握的目的，其实就在这一认识和把握的过程之中。省却了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过程，也就无从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身。既然人们不可能不存在“尚未达成共识”的状态，不可能不探讨、争论下去，那么这种“无共识”下的探讨和争论的价值就在于，一个人的自成一说既然是自成一说，那么他就必然会有自己的观察视角、把握方式、认知界域和深广程度，从而就会对他人有了可资参考借鉴和启示启发的别人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事实上，正是这样众多的自成一说的群体作业，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形无实有的共识，才会使一门学科走向繁荣。

正是基于如上的认识，我们对海洋文化的本质及其概涵亦即海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的如上和如下的所有探讨才会有必要，有价值，有意义。扩而言之，所有的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名实之辨（不止于此），几莫不如是。

由此，我们还需要把话说回来。什么是海洋文化？尽管如上所列，说法众多，很难统一，也不会统一，但大体上有个框架性概括，还是有必要的。我们以前比照“文化”的一般定义给“海洋文化”作的“定义”以及对其本质的把握，作为诸多“定义”和把握之一，尚嫌不够简单明了，我们不妨说得简单明了一些，以更易于为人所参考，也更对我们的学科建设有利。

海洋文化，就是有关海洋的文化；就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这里，“有关海洋的文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它是指人类缘于海洋、因有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分指“有关海洋的文化”的四个层面：一是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一是言语、行为样式的层面，一是人居群落、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层面，一是物质经济生活模式包括资源利用及其发明创造的层面；把“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视为海洋文化的本质，无疑有利于我们借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同时又受制于海洋的历史，从而更好、更有效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下，进入海洋世纪，让海洋更多更好地造福于我们人类文明。人类的海洋文化虽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或者说人类的全部文化，但它却是人类全部文化的发生源、母胎或曰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同时也是后来的人类全部文化的重要的构成部分，并且在众多民族、国家和地区那里，是主体部分、重心或者中心部分，甚至就是那里的文化的全部。^⑨

二、关于海洋文化的特征

认识到了海洋文化本质内涵及其与人类全部文化的关系或曰其在人类全部文化中的含量，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海洋文化的特征。

海洋文化的这一“特”字，实际上是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相对应的，而更确切地说，是与内陆文化相对应的。如上所说，海洋文化占着人类文化的大部，然而长期以来，背离了海洋但却取得了人文社会科学“正统”地位的学人们的传统学术理念和立足点，却大都是站在内陆而背对着海洋的，很少有面向海洋者，因而他们的文化的观念大多是内陆型的，很少有海洋型的，因而本来不“特”的海洋文化与已经被视为一般的内陆文化——如上所说即所谓“人类文化”相对应，海洋文化的“特”字也就显而易见了。

那么，海洋文化其“特”者为何？论者也有多说，且看二三：

其一，有的从海洋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的视角加以把握，论其特征为“重商”和“开放性”、“外向性”。^⑩

其二，有的从其对异域文化的吸纳的视角加以把握，论其特色为“多元性”、“兼容性”。^⑪

其三，有的兼而论之，谓其具有“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⑫

其四，有的从中华海洋文化的视角加以把握，谓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商业性”、“开拓性”。^⑬

其五，有的从人类海洋文明史的视角加以把握，谓其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这三大特点。^⑭

其六，有的从海洋民俗文化的视角加以把握，谓其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漂流性”、“变异性”、“行业性”、“功利性”、“神秘性”、“包容性”凡八大特征。^⑮

还有人总结出了类似于“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要三不要”之类的“三开四味”，其“三开”曰“开放性、开发性、开拓性”；“四味”曰“海味、洋味、古味、新味”等等。

凡此种种，如上所论，都不见得十分严密、完善和成熟，但都把握到了海洋文化的底里，至少是部分的底里，我们将来的进一步探讨和把握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这里，综合上述所论，我们有必要对海洋文化的特征从海洋文化的本质上给予把握和表述，以便给我们的进一步探讨和把握多提供一种参照。

首先，就海洋文化的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人们常说海洋文化是“蓝色文化”，“蓝色”的“色彩”属性就是海洋文化的属性。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的文化，涉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这里的涉海性，既包括海洋的自然属性，又包括海洋的文化属性；海洋的自然属性是其文化属性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一基础和前提，海洋文化也就无从产生，或者说也就不成其为海洋文化；海洋的文化属性是人类与海洋互动中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反映、利用及其结果，离开了人类的这种认识、反映、利用及其结果，海洋只是海洋，只有海洋的自然属性，同样地，所谓文化也就无从谈起，或者说海洋文化也就无从产生。本来，海洋的自然属性可以不是我们海洋文化学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海洋的自然属性要靠人类的感知、认识和探索来把握，因而人类对海洋的感知、认识和探索过程及其成果，无疑是我们海洋文化学所应予研究的内容。

其次，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制而言，它具有对外辐射与交流性，亦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这也是由海洋文化本质所决定的。因了海洋的自然属性，也因

了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海洋文化从总体上来说不是囿于一域一处的文化,人类要借助于海洋的四通八达,把一域一处的文化传承播布于船只能够布达到的异域的四面八方,并由异域的四面八方再行传承播布开去,这样的传承播布、再传承播布的过程,必然会对异域的土著文化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使其或多或少地也具有了异域异质文化的内涵,这就是其联动性;同时那里的土著文化或者因已经发生土洋文化联动而产生的“杂交儿”,又从四面八方的异域“土著”那里通过海水和船只的布达而反过来传承播布回来,对这里的“土著”发生影响,在这里产生“杂交”或新的“杂交”,这就是其互动性。这样的联动与互动的过程,就是异域异质文化相互辐射与交流的过程;也是海洋文化得以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人类无论就其历史长河中的大部分时段看来,还是就其过去和现在的大部分众体看来,既然海洋是人类生命的发源地,既然海洋占人类所在的地球面积的 70% 还多,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是海洋;人类的居住多依傍于海洋,人类的生活多依傍于海洋,人类的迁徙多依傍于海洋,因而基本说来,或者说从总体上说来,人类文化的对外辐射和交流,尤其是异域异质文化之间跨海的亦即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的文化辐射和交流,都是依傍于海洋才发生的。在印刷业和无线电业出现之前,国际间、民族间和大区域间的文化辐射和交流,主要是靠其辐射和交流的主体——异国、异族、异区域的人或人群为载体来实现的;即使是在印刷业、无线电业出现之后,以异国、异族、异区域的人或人群为辐射和交流载体的基本方式并没有改变,而且也永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因为印刷业、无线电业的文化辐射能力和交流能力固然很强大,但毕竟不是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式和参与、融合式的,毕竟不是鲜活生动的、多维空间的体验式的,一句话,毕竟不是“当事人在场”、“到位”的,要到位,要在场,就得由人亲身来实行,即使在现在的所谓“信息时代”也不能从根本上取而代之;而在蒸汽机、电动机车业出现之前,这种异国、异族、异区域的人或人群进行文化辐射和交流的媒体主要是海洋,其运载工具主要是航船;即使在蒸汽机、电动机车业出现之后,甚至即使是在航空业出现之后,这种状况只是越来越多地部分地得到了改变,而并没有、也永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句话,从总体上说,人类因海洋而有了先是小船后是大船,因而也就必然有了先是近海之间后是远洋之间的相互迁徙“入住”,并由此带来异域异质文化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语言行为的和社会制度结构模式的之间的辐射和交流。海洋文明越发达,人们的海洋观念越强烈,海外的信息越多,海外异域异质文化的吸引力就会越大,因而通过人自身“亲自”体验的异域之间的交流、迁徙的愿望和实施也就越来越成为热线和热点。试将人类海洋文明的早期、中期、近期和现代当代相较,情况不言而喻。中国开放以来的出国潮大家有目共睹,海外的出国潮——对于吸纳一方来说是“入国潮”——其温度同样也是越来越高,因而其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辐射和交流量也就越来越大。

其三,就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营利性。在海洋文明社会里,崇尚具有着突显的特征。“无商不富”,即使黄土地上的妇孺亦知。然而为什么在内陆文明那里商业总是发展不够,上层总是重农轻商、抑商,而且连老百姓也贵农贱商,视土地为饭碗,为生活的依靠,为命根子,这正是其作为因土地而生成的文化与因海洋而生成的文化的区别所导致的。农民有了土地可以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商业贸易只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补充,只要有些小手工业作坊,只要有五天一个集市供盆盆罐罐、鸡毛蒜皮的买卖,只要有些零零星星个大小商店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换取即可,有商固好,对于农民的总体来说,无商也可活人,也可“老婆孩子热炕头”,商人虽可致富,但那总是副业,总归是不务正业。但在海洋文明这里却大有不同。就其总体来说,海洋文化的创造主体们没有可供农耕的土地(有的是

原本没有,有的是后来舍弃),他们所有的“土地”和“耕作工具”主要是漂移的船、随船而变位的网和用为贸易经商的港口。若不从事贸易,他们的生活资源就会只有鱼鳖虾蟹,因而他们只好从商,只好在异域之间或海陆之间进行“舶来品”的贩运买卖,而舶来品本身,又自然是大受欢迎的,这就越发刺激了其舶来舶往行商贸易业的发展繁荣。因而在海洋文化这里看来,经商“下海”不是副业,而是主业;经商贸易不是可耻可贱的,而是光明正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海洋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多是商业性城市,而一些农业大国和我国内陆的城市多是政治性城市和工业性城市的缘故。当然,在我们传统的占了“统治”地位的文化里常常被嗤之以鼻的“见钱眼开”、“拜金主义”、“铜臭气”,虽然在海洋文化这里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毕竟是人之作为“人”的物化,非文化,或曰异化。如今,人们面对海洋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到来,是否能够面对或多或少的、大大小小的异化,更多地关照关照人类自己,返回到人文精神的“人”这里来?

其四,就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这一点与上述特征互为因果。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和民族,是不会、也不能闭关锁国的,人类面向海洋的时代,就应该、也只能是开放的时代。海洋连接着五大洲的大大小小的岛屿和陆地,人类的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地区濒临海洋,海洋面向人类开放着,几乎每一寸海面(甚至不仅仅海面)都是天堑通途,几乎每一滴海水都是公路、铁路的路基,陆地上的公路、铁路只能靠人工铺设成线,而海洋上的“公路”、“铁路”却是天然一片,这样的天然开放性谁也堵截拦断不了,因而人类对海洋的开放性的利用,必然产生出“天然”的开放性的文化历史。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从总体规律上来讲,什么时候哪里面向海洋了,开放了,什么时候哪里的经济、文化就繁荣了,发展了;否则,即使不因为战争的征服和自然灾害的毁灭性打击,那里的文明也容易衰败,落后,甚至走向死亡。面向海洋的开放,必然带来拓展,拓展在此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它的拓展性,包括经济范围的拓展,生活资料来源的拓展,商贸市场的拓展,人文精神影响力拓展和人居空间环境的拓展,也就是国土疆域的拓展。这同样也是与前述诸特征互为因果的。尤其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创了世界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大规模殖民时代随之到来,这种通过海外的拓展扩张来实现经济范围、资料来源、商贸市场和人居空间拓展的海洋文化表现得愈加明显。曾几何时,有人还在一味地不加分析地大肆赞赏和宣扬西方的蓝色文明,但其武力的征服,殖民的心态,无论如何不是我们今天的人类所应该借鉴、效仿的。

其五,就海洋文化的社会机制而言,它具有社会组织的行业性和政治形态的民主性,相应的也就具有法治性。社会组织的行业性、政治形态的民主性和法治性,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这里姑且从略。

其六,就海洋文化的哲学与审美蕴涵而言,它具有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人类的文化起源于海洋,海洋的自然天性的浩瀚壮观、变幻多端、能量巨大、自由豪放、奥秘无穷,都使得人类视海洋这一生命的舞台为生命本能的对象物,为力量的、智慧的象征与载体,因而我们若把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相较可知,海洋文化无疑更具有人类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其硬汉子的强人精神,其崇尚力量的品格,其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其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其悲剧意识,其激情与浪漫,其壮美心态等,都与大陆文化的讲求以柔克刚,讲求中庸之道,讲求温良恭俭让,讲求好汉不吃眼前亏,讲求三思而后行,讲求靠天吃饭,讲求守成,讲求本分,讲求禁欲,讲求节度,讲求安逸,讲求知足常乐,讲求柔美心态,讲求大团圆结局,讲求老人经验等等迥然有别。在大陆农耕文化